

秋夜虫鸣

□ 管淑平

当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隐没于地平线下,秋夜便悄无声息地降临了。不同于春的温婉、夏的热烈、冬的凛冽,它带着一丝凉意,一抹宁静,带着只属于秋天才有的深邃与寂寥,缓缓地来了。

在这样的夜里,我喜欢在饭后出门散步,看月色下的田野,听花朵的鼾声。当然,最惬意的,莫过于听虫鸣。蟋蟀的叫声尤为欢畅,在这样幽邃的夜晚,除了不肯歇息的蝉,当属它们最勤勉了。那些蟋蟀,就在这样的夜里,轻轻哼唱着一支秋天的曲子。

夜幕低垂,蟋蟀们便开始了它们的夜晚音乐会。起初,只是一两声试探性的低吟,如同远方传来的风铃,清脆悦耳,却又带着几分羞涩与不安。渐渐地,这声音开始汇聚,从四面八方传来,交织成一首首悠扬的乐章。它

们或高亢激昂,如同勇士在战场上的呐喊;或低沉婉转,像是恋人在月下的窃窃私语;又或是轻快跳跃,如同孩童在田野间的嬉戏。每一种声音,都饱含情感,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其中。

我静静地坐着,闭上眼,让心灵随着这蟋蟀的歌声自由飞翔。秋天,是一本厚厚的故事书,关于收获与离别,关于成熟与老去。只有在秋天才能听到虫鸣,就像雪花之于冬天、荷花之于夏天,虫鸣是秋的歌谣。每一声虫鸣,都像是一滴墨,在我的心湖上缓缓晕开,泛起层层涟漪。

在这样的夜晚,时间也变得缓慢而悠长。我忘记了白昼的喧嚣与忙碌,忘记了生活的烦恼与忧愁。蟋蟀的歌声,像是一支哨子轻吹,短暂、轻快、响亮;又分明如同一股清泉,悠悠

地流进了我的心灵。

记得儿时,住在乡村,秋天的傍晚,我总喜欢去田埂边上走走。月下的田野,一片静谧。田野在月光的照耀下,明晃晃的,银白如练。那些机灵的小家伙,正藏在我脚下这片广袤的农田。偶尔,脚踩重了,它们便会警觉地探出半个脑袋,机敏地瞅着你的方向,见你要来,便迅速地跳走了。然后,田野一片静谧,只剩下我和头顶明月。

夜深了,蟋蟀的歌声也渐渐变得稀疏起来。我知道,这场秋夜的音乐会即将落幕。但我没有丝毫的遗憾与不舍,因为我知道,明天的夜晚,它们还会如约而至,继续用那清脆的歌声,陪伴着每一个孤独的灵魂。

这秋天的虫鸣,不仅是一场听觉的盛宴,分明是一次心灵的旅行。

水调歌头·纪念抗战胜利八十周年

□ 楚 尔

国破家园碎,
浴血挽狂澜。
中华儿女,
同仇敌忾戡凶顽。
踏破平型关隘,
鏖战狮头峰下,
万马战犹酣。
风展红旗卷,
收复旧河山。

亡国耻,
民族恨,
刻心间。
伤痕勿忘,
泪史为鉴警钟悬。
再立铜墙铁壁,
尽扫魑魅魍魉,
铁骑下东南。
胜利在今日,
洒酒告轩辕。

注:狮头峰,即狮脑山,百团大战所在地。铁骑,指军舰。

沁园春·九三阅兵有感

□ 包桂娟

燕赵秋高,
碧空如洗,
日耀旗展。
看长安街上,
军容整肃,
雄姿赳赳,
士气滔天。
礼炮齐鸣,
战机列队,
万丈豪情九霄美。
阅兵威,
念当年烽火,
浴血奋战。

遥思抗战多艰,
叹无数英雄鲜血染。
忆卢沟事变,
山河震荡,
平型关捷,
颤敌胆肝。
游击驱驰,
全民抗战,
十四载峥嵘终见天。
今将阅,
吾辈军威焕彩,
再领云端。

沁园春·九三大阅兵

□ 吴贵卿

三面红旗,
猎猎迎风,
举步向前。
看步兵方阵,
雄姿倒地;
车行列序,
气势惊天。
导弹同仇,
银鹰敌忾,
保我神州永泰安。
和平处,
对军威凛凛,
百姓开颜。

辛酸不忘当年,
我无数同胞血涌川。
记柳条湖畔,
阴谋似域;
卢沟桥下,
热血如燃。
十四春秋,
硝烟未泯,
终教敌仇降我前。
方今日,
问铮铮傲骨,
谁敢犯边?

梦中炊烟起

□ 刘海春

“暖暖远人村,依依墟里烟。”远处的村庄,炊烟缓缓漾开、飘升,如淡淡的水墨。夕阳西下,彩霞映染,清风吹拂,炊烟如海,掀起彩色的波澜。分分合合,聚聚散散,如梦似幻。

在山坡上远眺,看到这样的情景,暖暖的。炊烟升起,到了归家的时刻,把散在山坡的黄牛赶到一起,牛铃清脆,沿弯弯曲曲的山路散入草丛,回荡山谷。牛儿悠闲,吃了一天的草,心满意足,惬意地摇动尾巴,走向炊烟袅袅的村庄。

炊烟没有声响,却像是号角,召唤着人们,温暖归家的心灵。牛儿、柴草、牧童、扛犁的老哥、担水的村姑、赶牛车的父亲、背背篓的母亲……仿佛是山林、田野射出的箭簇,从不同的地方汇聚,汇聚到尘土飞扬的路。人们说说笑笑,走向一间间飘荡炊烟的瓦房。那里有米香,有温馨的笑容。

曾几何时,几个孩童坐在村口,细数炊烟。张家蓝,李家白,王家黑,家家户户,一道道升起的炊烟,不同的颜色,像不同的性情,不同的味道——那是不同植物在火里锻造的生发,缓缓上升,交织,连成一片。往上,分不清谁是谁,把村庄安放在静谧的梦里。

目光向下,看见自家房屋上的炊烟,淡淡的,该是自己扛回的松树枝燃放的吧。干了的松树枝,易燃,火旺,炊烟不浓。母亲在做什么饭呢?玉米饭,还是难得吃到的白米饭?想着,才发现肚子咕咕叫了……

贪玩的孩童,常有忘情的时候。小小的场院,女孩画几条线玩“跳海”,或是用一根稻草搓成绳子玩跳绳;男孩则是弹玻璃珠,或是打陀螺——投入其中,各得其乐,全然忘了炊烟上升,飘散。母亲唤儿归的声音穿过小巷,悠长,回荡……

听到呼唤的声音,有的孩童小跑着回家;有的孩童太投入,母亲呼唤几遍既不应答,也不回去。母亲只好拿着一根棍子,佯装要打的样子,而后,被母亲揪着耳朵,拧着回家去了。

孩童离场,场院安静。炊烟换成了暮色,慢慢笼住了村庄。

炊烟是有味道的。春夏秋冬,在舌尖翻滚、轮回,津津有味,大快朵颐——烤玉米、烧麦穗、炒蚕豆、煮红薯……凡是可以吃的,大多留下炊烟浸染的味儿。其中腊肉的味儿,深入骨髓。

年节将近,常年省吃俭用的母亲大方了一回,买回几块猪肉,抹上盐巴、辣椒,然后用棕树叶把猪肉拴好挂在火塘上方。烧火、烤火,用具有香味儿的树枝、一些橘皮或是甘蔗渣,让火熏。猪肉被熏黑,被熏出了味道。豆类煮腊肉,或是单纯的炒腊肉,融入柴火味儿的腊肉香气扑鼻,勾起人的食欲,举杯动筷,大饱口福。

岁月流逝,一去不返,身在异乡,很少能看到袅袅升起的炊烟。炊烟,只能在梦中,在故乡,缓缓流淌,温暖着思乡的人。